



当代文学大系

DANGDAIWENXUEDAXI

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，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。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，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，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，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。

情系人间

季羡林◎主编



中国当代文学大系

情系人间

主编 季羡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

忆锦江	陈 凡(1)
苦念北平	林海音(3)
武汉,武汉,我终于回来了!	聂华苓(7)
我的老家“横桥吟馆”	高 阳(10)
缀玉轩杂缀	包天笑(21)
伤逝	台静农(28)
三姐夫沈二哥	张充和(31)
忆胡适之	张爱玲(37)
台先生写字	林文月(48)
寂寞滩头十五年 ——记萧红骨灰迁送离港始末	叶灵风(54)
萧军的田黄章	吴羊璧(57)
长期的 长期的 长期的	何 达(59)
三毛钱的好心	罗 孚(61)
街景	黄蒙田(63)
“亭子间”岁月	琦 君(65)
旧日的戏院	萧 铜(67)
枣树在台北	梁容若(70)
历史性的一局棋	金 庸(72)
不要以为钱能办任何事!	吴大猷(75)
独身者的独白	李 敖(77)



沙田山居	余光中(81)
手镯	蒋 勋(84)
中年是下午茶	董 桥(87)
婴思	无名氏(89)
白猫王子	梁实秋(92)
书	梁实秋(99)
窗	思 果(102)
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	柏 杨(107)
怎样读中国书	余英时(113)
高帽子	高伯雨(119)
刺面	张向天(121)
侠是不祥之物	高 旅(124)
收藏	小 思(127)
买书	张秀亚(130)
街边抢书记	黄俊东(132)
我的书感情	侣 伦(134)
茶香书话	吴其敏(137)
澳门古今(两则)	李鹏翥(139)
易君左与黄四娘	钱歌川(141)
《春明外史》的回目	梁羽生(146)
《大鼓生涯的回忆》	李辉英(149)
一部关于冰海沉船的书	杜 渐(151)
《老爷》杂志编辑轶事	董鼎山(156)
旧金山的雾	冰 莹(160)
记我所知道的槟城	凌叔华(162)
山窗下	杨 牧(170)
剑河倒影	陈之藩(173)



忆 锦 江

陈 凡

近看上海《亦报》，见有“锦江饭店”的广告，地点是在十三层大楼（即华懋公寓）。那饭店我在上海时没有去过，倒因此记起了“锦江川菜馆”来。“锦江川菜馆”在上海有两处，一在八仙桥青年会附近，一在法国公园门口。前者以菜式出名，后者以点心出名。那耐人咀嚼的干炒牛肉丝和那香软可口的银丝卷等，及今思之，梦中犹有余味。

我之所以记得“锦江”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这个美好的名字。“锦江直在青天上，望断楼头尺鲤鱼。”想起了那美好的锦江，就不由得不想起那美好的成都；想起那美好的成都，也就忘不了那美好的锦江。“蜀江水碧蜀山青，圣主朝朝暮暮情”，虽然与那个荒唐的皇帝发生关系的蜀江，照地理说应该是嘉陵江的上游，而并不是成都的锦江。但据曾经由陕经广元入蜀的朋友说，当寒冬时节，那嘉陵江的上游，确也是一蓝如靛，绿油油似缎的，并不似它流到重庆时这样的混浊。因此在我的想像中，常不愿把所谓蜀江与锦江分开，而宁愿让它们共有彼此的美。我觉得文学上的有些“境界”，就是这样由许多有关的情景联想而构成的。

成都老南门外有一道桥，横跨锦江，叫做万里桥。桥边有一个酒家，叫做枕江楼，无论论地点，论名字，论酒，论菜，无一不美。尤其那叫《活炆虾》的，更是胎炙人口。附近又有一家卖豆浆的小店子，招牌写作“万里桥边豆乳家”，好不风雅！通过



那道万里桥，也就可以到古诗人杜甫的成都草堂。杜诗有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畔即沧浪”句，可想见风景之秀美。

昔年游成都，颇喜华西坝，那地方当时是大学区，就在锦江旁边。堤畔种满了杨柳，粼粼拂水。坝上也多树木，屋宇散处其中，甚饶幽趣。许多青年男女在那里骑自行车，有谈有笑。颇悔自己谈恋爱的时候，不到那里去。

锦江之侧就是望江楼，即薛涛井所在处。那里有卖薛涛笺的，不过摊子上卖的都是近人所造的，纸质固然不好，颜色也很普通，只是纸是很白的，想像它是用薛涛井的水或锦江的水漂出来的，也就满意了。

李商隐诗云：“美酒成都堪送老”。我虽然并不想念那《不醉无归》的大麴趋，但对于成都，对于锦江——不论是油油碧水的锦江，或者是春申之畔的“锦江”，都不能不想。可慨的是：“思君令人老！”



情

系

人

间

3

苦念北平

林海音

不能忘怀的北平！那里我住得太久了，像树生了根一样。童年、少女、而妇人，一生的一半生命都在那里度过。快乐与悲哀，欢笑和哭泣，那个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，春来秋往，我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节啊！

春光明媚，一骑小驴，把我们带到西山。从香山双清别墅的后面绕出去，往上爬，大家在打赌，能不能爬上“鬼见愁”的那个山头！我常常念叨“鬼见愁”那块地方，可是我从来也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。

春天的下午，有时风砂也很大，风是从那儿吹来的呢？从蒙古那边吹来的吗？从居庸关外那边吹来的吗？春风发狂，把细砂送进了你的眼睛、鼻子和嘴里。出一趟门，赶上风，回来后，上牙打打下牙试试，咯咯吱吱的，全是砂子，真是牙碜。“牙碜”是北平俗话，它常被用在人们的谈话里。比如说：

“瞧，我这两天碰的事儿都别扭，真是，喝凉水都牙碜！”——比喻事不顺心。

“大姑娘那兴这么说话，也不嫌牙碜！”——比喻言语粗鄙。

“别用手指甲划玻璃好不好，声儿听着牙碜！”——形容令人起寒战的感觉。

“这饭怎么吃着这么牙碜！掺了砂子啦！”——形容咀嚼不适的感觉。

春天看芍药牡丹，是富贵花。中山公园的花事，先是芍药，



他一畦的开，跟着就是牡丹。灯下看牡丹，像灯下观美人一样，可以细细的欣赏，或者花前凝望。一株牡丹一个样儿，一个名儿，甚么“粉面金刚”“二乔”“金盆落月”。牡丹都是土栽，不是盆栽，是露天的，春天无雨不怕，就是怕春风。有时一夜狂风肆虐，把牡丹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几阵狂风就扫尽了春意，寻春莫迟，春在北平是这样的短促呀！

许多夏季的黄昏，我们都在太庙静穆的松林下消磨，听夏蝉长鸣，懒洋洋地倒在藤椅里。享受安静，并不要多说话，仰望松林上的天空，只要清淡的喝几口香片茶。各人拿一本心爱的书看吧，或者起来走走，去看看那几只随着季节而来的灰鹤。不是故意到太庙来充文雅，实在是比邻中山公园的情调，有时太嫌热闹了，偶然也要躲在太庙里享受清福。但是太庙早早就要关门了，阵地不得不转移到中山公园去，那里有同样的松林，同样的茶座，可以坐到很久，一直到繁星满天，茶房收拾桌椅，我们才做最后离园的客人。

最不能忘怀的是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的暴雨；西北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，一阵骤雨洗净了世间的污浊，有时不到一小时的功夫，太阳又出来了，土的气息被太阳蒸发出来，那种味道至今还感到熟悉和亲切。我喜欢看雨后的红墙和黄绿琉璃瓦，雨后赶到北海划小船最写意。转过入北池子，经过景山前的文津街，是到北海的必经之路。文津街是北平城里我最喜爱的一条路，走过那里，令人顿生怀古幽情。北平的春天，虽然稍纵即逝，秋日却长，从树叶转黄，到水面结冰，都是秋的领域。秋的第一个消息，就是水果上市。水果的种类比号称“果之王国”的台湾并不逊色，且犹有过之。比如枣，像这里的桂圆一样普遍，但是花样却多，郎家园、老虎眼、葫芦枣、酸枣，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，却不是单调的桂圆可以比的了。沙营的葡萄，黄而透明，一掰两截，水都不流，才有“冰糖包”的外号。京白梨，细而无渣。鸭



儿广，赛豆腐。秋海棠红着半个脸，石榴笑得合不上嘴。它们都是秋之果。

北平的水果贩最会吆唤，你看他放下担子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捂着耳朵，仰起头来便是一长串的吆唤。婉转的唤声里，包括名称、产地、味道、价格，真是意味深长。

西来顺门前，如果摆出那两面大镜子的招牌——用红漆一面写着“涮”，一面写着“烤”，便告诉人，秋来了。从那时起，口外的羊，一天不知要运来多少只，才供得上北平人的馋嘴咧！

北平的秋天，说是秋风肃索，未免太凄凉！如果走到熙熙攘攘的西单牌楼，远远的就闻见炒栗子香。向南移步要出宣武门的话，一路上是烤肉香。到了宛老五的门前，不由得你闻香下马。胖胖的老五，早就堵着房门告诉你：“还要等四十多人哪！”羊肉的膻，栗子的香，在我的回忆中，是最足以代表北平季节变换的气味了！

每年的秋天，都要有几次郊游，觅秋的先知先觉者，大半是青年学生，他们带来西山红叶已红透的消息，我们便计划前往。星期天，海淀道上寻秋的络绎于途。带几片红叶夹在书里，好像成了习惯。看红叶，听松涛，或者把牛肉带到山上去，吃真正的松枝烤肉吧！

结束这一年最后一次的郊游，秋更深了。年轻人又去试探北海漪澜堂阴暗处的冰冻了。如履薄冰吗？不，可以溜喽！于是我们从床底下检出休息了一年的冰鞋，弹去灰尘，擦亮它，静待升火出发，这时洋炉子已经装上了。秋走远了。

这时，正是北平的初冬，围炉夜话，窗外也许下着鹅毛大雪。买一个赛梨的萝卜来消夜吧。“心里美”绿皮红瓤，清脆可口。有时炉火将尽，夜已深沉，胡同里传出盲者凄凉的笛声。把毛毯裹住腿，呵笔为文，是常有的事。

离开北平的那年，曾赶上最后一次的“看红叶”，冰鞋来不

及检出，我便离开她了。飞机到了上空，曾在方方的古城绕个圈，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给了我难忘的最后一瞥，我的心颤抖着，是一种离开多年抚育的乳娘的滋味。

这一切，在这里何处去寻呢？像今夜细雨滴答，更增我苦念北平。不过，今年北平虽然风云依然，景物还在，可是还有几人能有闲情对景述怀呢！

1962 年





武汉，武汉，我终于回来了！

聂华苓

武汉，武汉，我终于回来了！

但是，武汉变样了。

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着，江上的木船和三十年前一样地荡着，江汉关（编按：江汉关解放后改名为“武汉关”）的钟楼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。但是，江上架起了双层大铁桥：汽车在上层桥上跑；火车在下层桥上跑——钢铁的力震动了龟山和蛇山。

小桥流水是古代的诗，铁桥大江是现代的诗。我很惊奇：我竟然没有怀古的幽情了！

* * *

我们住在汉口的德明饭店。不，现在叫做江汉饭店了。沉重的德国式楼房还是老样子；门前老树一大篷树叶的绿也还是老样子。我提着旅行袋，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……

小时候，家住在汉口日租界；大热天，我和弟弟去买雪糕；我们得走过日租界、德租界、法租界、英租界、俄租界——长征五个租界，为的是吃一根雪糕！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、矮小凶悍的安南巡捕，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化子。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，我们走到那儿，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！门前那一篷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！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，“闲人免进”。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，穿白制服、戴白手套的“汽车夫”跳出车子，打开车门，哈着腰站在一边；高鼻子洋人

向德明饭店里走，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，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，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。

现在的江汉饭店并不神秘了！短发白衣的女服务员、说黄陂话，黑黝黝的乡下汉子，现在成了饭店的主人了！他们听见我说武汉话，脸一亮：

“咦，你在什么地方学的？”

“我是武汉人。”

他们半信半疑望着我。

“我是从美国来的武汉人。”

“离开武汉多少年了？”

“三十年了。”

“三十年？你想吃什么家乡菜吗？只管告诉我们。面窝？豆皮？喜头鱼？”

“喜头鱼！”我叫了起来。抗战离家多年，回到家乡，我就是用那口吻向母亲点菜的。

* * *

惠妹家住武汉。大哥、惠妹的孩子们早就从河南、襄阳赶到武汉等待我们。我们一到江汉饭店，侄儿、侄女们就涌来了。他们先到薇薇和蓝蓝的房间里；我和安格尔一走进那间房，就听见唧唧喳喳的欢笑声——年青的一代已经溶合在一起了。

“别作声！让她猜！”大哥按住五个兴奋的孩子。我从没见过他们。只有惠妹的大儿子建建在广州见到了。

“这是小刚！”我指着那个黝黑粗壮的汉子叫出声来。他是大哥的大儿子，曾下乡四年，在十年以来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中，考取了洛阳农机学院。他看上去就像个风吹雨打、日晒夜露的农夫，透着北方大地的土气和原始的粗犷——一个脚踏实地、埋头苦干、在新中国生长起来的年青人。

“对！对！”所有的年青人笑着叫着。





“这是小兰!”我点着那个北方大姑娘——大哥的大女儿。她鼓鼓的脸、大大的眼睛，打着两条小辫，穿着绣细碎小花的白衬衫，微笑着叫了一声清脆的“大姑妈”——她是从新中国的画片上走下来的：不是脂粉修饰的美，而是健康明朗的心态闪烁出的那种美，很自然，很温暖。

“这是小斌!”我点着大哥的小儿子；他明净高朗的额头，聪明而又害羞的大眼睛，在那一群年青人之中，他年龄最小，但最沉着，不大讲话。他很像我们失去的弟弟汉仲，我愣了一下。

“对！对！全猜对了！”笑声、掌声；十四个人挤在一间房里，乐成一团。

“My name is 华华!”惠妹的小儿子走到安格尔面前用英文自我介绍——这一招谁也没料到，立刻引起一阵哄笑；他眼睛闪闪烁烁，非常灵活，却又透着点儿不安。他也得意地笑着。

安格尔大笑着把他搂在胸前，那一句“乡音”立刻把他们挂上钩了。

最后剩下大哥的小女儿小燕了，没等我说话，她叫了一声“大姑妈”，就扑过来搂着我，好像我们只是分别了一阵子，早就很亲很亲了！她又转向安格尔用英文说：“My name is Swallow. I’ m an English teacher.”她说完乐得格格笑。

“Oh, youare the teacher!”安格尔大叫，很高兴又有一个人讲他的“乡音”。



我的老家“横桥吟馆”

高 阳

去年生日，弃子周先生赠以七律一首：

还历才看甲子新，风光又老一年人。饥来煮字贫非病，梦里铺糟醉是真；白日当天三月半（原注：君3月15日生，此借玉溪句），青春做伴四愁屯。燃犀烛怪吾徒事，振笔犹堪扫毒尘。

“青春做伴”之语，感不绝于心，因而依韵酬答：

华发酒痕每每新，可能燭笔作闲人？乡关梦里疑曾到，世事杯中信不真；白日当天三月半（亦借玉溪句），黄钟弃地众器屯。何时归汲横桥水？浣我缁衣万斛尘。

“横桥”为横河桥的简称。我家自明末由皖南迁杭州，清初即世居杭州。《联合文学》制“土地与我”专栏，征稿及我，因而深忆“横桥老屋”，连日的心境，真如玉溪的诗，“悠扬归梦惟灯见，漫落生涯独酒知。”

厉樊榭在雍正初年作《东城杂记》，中有一条云：

横河，东运河之支流，西湖水灌市河，从城外过坝入焉。东西夹以双桥，如眉影窥镜。《梦梁录》云：“崇



新门外，小粉场前普安桥，又名横河桥。”其东名广济桥，今但名东西横河桥，而小粉场则里人仍称之。

南宋的地名，清初的老屋，实在很能满足我的“考据癖”。小粉场今称小粉墙，往南即为葵巷，袁子才幼居于此，由葵巷向西，过官巷口，一直到西湖边，是我儿时最熟悉的一条路。

横河东西向，北南两岸称为大小河下。大河下并列四座大宅，我家是西面第一座，东邻即庾园，经始于顺治十四年，历七载而竣工，“千金叠一邱，百金疏一壑”，其中最有名的一块“瘦、皱、透”的巨石，名为“玉玲珑”，原来是宋徽宗艮岳旧物，居然亦南渡到杭州，先置于灵隐包氏别业，为庾园主人购得后，用数百人推挽，历时两月方始运到。园主本来姓沈，历经易主，最后归于我姊丈周家。园中已见荒凉，而正屋完好，曾经租给保安司令部当兵工讲习所，门禁森严，独不禁我，在那里结交了好些大朋友，有时甚至就睡在那里。那些大朋友的面貌如在眼前，华达呢军服上的气味，亦复缭绕鼻端，但他们的姓名却都记不得了。仿佛有一位叫吴国钧，以一瓣心香祷祝他健在。

这是我十一二岁之事，十三四岁以后，即无缘再访“玉玲珑”，因为庾园租给一位老小姐办行素女中，以校规严厉出名，即令我是房东的至亲，而且还不到追求她的学生的年龄，亦不得越雷池一步。

庾园之东，不知是何人的产业，从我有记忆时起，那里就是横河小学，据说是杭州办得最好的一座小学。又东，又是一座学校，私立清华中学，是我曾祖姑丈，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先生的产业。

回头再谈我自己的家。先为读者介绍一幅收入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的“横桥吟馆图”。同时还要引录杨文杰所著《东城记余》中的一段“许氏科第”：



陆定圃师以活《冷庐杂识》云：嘉庆道光以来，仁和许氏科第最盛，驾部谨身闱墨，房评云，“数来望族，寰中能有几家；问到科名，榜上视为故物。”称许可云允当。又潘文恭太傅《思补斋笔记》：钱塘许小范先生学范，乾隆戊子举人，壬辰进士；子乃来，乾隆癸卯举人；乃大，嘉庆辛酉举人；乃济，嘉庆庚申举人，己巳翰林；乃谷，道光辛巳举人；乃普，嘉庆丙子举人，庚辰榜眼；乃钊，道光戊子举人，乙未翰林；乃恩，道光癸卯举人。七子登科，海内所未有。伯兄、季弟先后同年，尤科目中所罕见。

此非我自炫家世；式微世家，亦无可炫耀，而是必须如此，才能将我的“土地与我”，以及它的特色说清楚。例如前引文中“仁和”、“钱塘”，到底是哪一县？

杭州府附郭两县，以市河为界，亦即是以横河为界，南为仁和，北为钱塘，横河桥桥面上如果发生命案，常会引起管辖权的争执。所以杭州有句俗语：“钱塘不收，仁和不管。”我家大河下属于钱塘，对面小河下则是仁和，一河之隔，故易误会。

学范公官至顺天府治中，我家称之为“京兆公”。他生八子，第四子早夭，其余七子，四举人、三翰林，有一方御赐的“七子登科”匾额，悬于“中左门”；中门是一方直匾：“榜眼第”。嘉庆二十五年庚辰，状元是三元及第的陈继昌。榜眼乃普先生，即为“横桥吟馆图”中题识的“溟生”，行六，我家称之为“六老太爷”，官至吏部尚书。乃谷先生行五、字玉年，官至敦煌知县，生前有惠政，歿而为神，相传是敦煌的城隍，清人笔记中数载其事。

我家的特色就是匾额多，五开间的门楣上就悬了五方，有一



方是“传胪”，还有一方是“会元”，六老太爷长子彭寿先生，原名寿身；据说六老太爷梦见“开天榜”，状元名许彭寿，因而为之改名，结果状元没有中，中了会元。殿试是二甲一名“传胪”。这一榜的状元是张之万。彭寿先生有个极阔的同年，就是李鸿章。

老屋中的匾额分两种，一种出于御赐，金底蓝字或黑字，四周饰以龙文，正中上方有一方御玺。一种是白地黑字，专记科名“进士”、“举人”、“生员”，以出身迟早排列。御赐匾额中最大的一方是竖匾，宽约丈余，高则总有两三丈，窠巢大书“福寿龙虎”四字，为慈禧御笔，因为彭寿先生久任南书房翰林，故蒙此赐。

竖匾两旁，一副木刻的楹帖，写作皆出于我的高祖信臣先生，讳乃钊，行七。七老太爷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翰林，官至江苏巡抚。上海“小刀会”刘丽川闹事，把他的顶戴闹掉了。在此以前，当七老太爷由广东学政任满回京时，中道奉旨在江南大营帮办军务，与张国梁同事。平剧三本《铁公鸡》，照说应该派他一个角色。

七老太爷写一笔米字。用极软的鸡毫，写得力透纸背，当时也是达官中有名的书家之一。那副作为家训的对联，全文失忆，只记得有“兄弟休戚相关，则外侮何由而入”的句子。倒是柱子上梁同书写的一副抱对，却记得很清楚，“世间数百年旧家，无非积德；天下第一件好事，还是读书。”

金底饰龙文、钐御玺的匾额还有好几方，每一方都有一个令人艳羡的故事。有一方文曰：“谊笃宗亲”，是我一位堂房伯父做盐官发了大财，捐购义田，设立义庄而获得的御笔褒扬；但受赐者却是我的一位叔曾祖恭慎公，他是五老太爷的第三子，讳庚身，字星叔，咸丰年间以内阁中书考派为军机章京，在内阁票拟“题本”二百余件，一夕竣事，“辛酉改变”时升为“达拉